



# 你知道木匠、石匠、篾匠，但是你知道“袋匠”吗

## 晏袋匠周袋匠传奇

□向伦友

在我们这里，会木工的叫木匠，打石头的叫石匠，编制篾活的叫篾匠……七十二行行行都是匠。剃头的师傅不叫剃头匠，而叫“袋匠”，意思就是修理脑袋的工匠。

最出名的要数晏袋匠和周袋匠，这两人各占据了一条街的一头。七曜山堡子街是一条独街，南北朝向，两边房子低矮，典型的土家吊脚楼。街头和街尾各有一个大门，大门上各写一副对联：“管鲍分金传千古，人杰地灵迎四方；交友交心结知己，让金让利识人心。”一到晚上12点过后，两头大门一关，街上就安静了。

### 一 剿匪

僵持阶段，街上来了两名袋匠



晏袋匠和周袋匠都不是本地人。晏袋匠长得人高马大，操着一口东北口音，脸上笑容可掬，一副弥勒佛的模样。关于他的来历，街上的人谁也不知道。而周袋匠人相对矮小，不过长得很精致，典型的南方人。据说，他俩是同一天进入堡子街的，而且是带着家人进入的。

那还是刚解放的时候，堡子街来了一队解放军，因为堡子街闹土匪，而且还杀了几个解放军的侦察战士。为了剿匪，解放军派出了三个连队的兵力，但是七曜山地形复杂，围剿了几个月，都没有彻底解决。

在剿匪进入僵持阶段，堡子街就多了两家袋匠。刚开始，街民都不敢去剃头，认为他们都是解放军的暗哨。当时，土匪曾留下恶言，谁给解放军通风报信就“杀全家”，所以没有人敢接触。

可是没有几天，街上的人渐渐开始到两位袋匠家剃头了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剃头费用很低，而且剃头还不疼。此外，在剃头的过程中，他们还给你讲梁山伯与祝英台、孟姜女哭长城、薛仁贵征西、花木兰替父从军等故事。一个故事还没讲完，头就剃完了，剃头者还沉浸在精彩的故事中。

剃头的人越来越多，晏袋匠和周袋匠的生意也好起来，土匪在街上的暗哨也经常来听故事，也会无意间透露一些有关土匪的信息。

周袋匠有一个习惯，每晚深夜十二点都出去，这也引起了土匪暗哨的警惕，有时他们暗暗尾随，要一探究竟。当他们看到周袋匠是去给乡下的死人剃头，也就放松了警惕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解放军掌握的土匪信息越来越准确，不到十个月的时间，土匪就被全部剿灭了。

后来传出很多版本，说是这两个袋匠是解放军的侦察员，土匪之所以被剿灭，就是他们提供了准确的信息。但是，他们却没有和胜利的解放军一起撤走，而是依然留在堡子街，继续剃头，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### 二 收徒

白天教剃头，晚上教文化

随着时间推移，晏袋匠和周袋匠越来越被乡民喜欢。

虽然生意火爆，但他们从不涨价。最后实在忙不过来，就开始招收徒弟。他们各自招收了一些徒弟，这些徒弟都是父母被土匪杀害的孤儿。

这些徒弟衣衫褴褛，有的无家可归，他俩就腾出房子给徒弟住，还给徒弟买衣服，让徒弟们穿得干干净净的，很有面子。

白天，他们教徒弟们剃头。剃头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活，实则非常讲究。推剪、抓洗、刮胡、修面等都是细活，毛毛躁躁是不行的。手脚要轻，不能伤着别人的头，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。

刚开始时，所有的徒弟都要做一些粗活，譬如洗头啊、刮胡子啊，等练到一定境界，才能开始剃头。最先，徒弟们剃的是刮光头，这个不需要很高的技术，只要手脚轻就行。

到了晚上，晏袋匠和周袋匠就在煤油灯下教徒弟们学习文化。

徒弟们也很争气，三年后，他们不仅学得一手好手艺，而且还学得了文化。

徒弟出师后，晏袋匠和周袋匠就安排他们下村给人剃头，一个人承包一个大队。那时剃头便宜，一斤苞谷剃一次，乡下男人一个月剃一回，剃一年头就是十斤苞谷。

这个办法很快被乡下人接受，不用上街就把头剃了。这样一来，乡下人剃头就方便多了。这些徒弟，不仅给乡民剃头，还教他们识字。

后来，这些徒弟就成了大队的干部，带着乡民进行土地改革，进行合作社建设。大队里男人的头依然由徒弟们剃，而且还是免费的。

### 三 绝活

一个善剃胎头，一个善剃遗体头

偶尔，两位袋匠也下乡，主要是去看徒弟们还有什么不懂的，他们现场指导。

“小孩怕剃头，老人怕放牛。”头发落在身上发痒，大多小孩都不愿意剃头。但最难剃的，还是要数胎头。在农村剃胎头是要给双倍红包的，婴儿身体柔弱，给他们剃头就像在蛋壳上跳舞，手法要轻而快。

当时，这里有个习俗，男人一生有两次难剃的头，一是胎头，二是死后的尸体头。

晏袋匠善于剃胎头，周袋匠善于剃遗体头。他们俩各有一套硬本事。只见，周袋匠让尸体坐在背篋里，用热水打湿死人的头发，然后开始剃头，边剃边“交流”：“听话啊！我



给你把头剃干净了，你在那边好找活干……”

按照习俗，给死人剃头也是要给红包的，也是双倍。不过，周袋匠从来没有要过。他说，都是老伙计，这是最后一次给他剃头，也是善始善终吧。

在堡子街，给人剃头有很多讲究。比如正月里不剃头，正月剃头是怀旧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总该有个空闲，所以正月一般不剃头。二月二龙抬头，这一天所有袋匠才开业，开业就爆满。都想第一个剃，而且这一天不能剃光头，因为开张就刮光了，意味着一年四季都没有，那是袋匠的忌讳。晏袋匠和周袋匠也遵从堡子街的规矩，从不破戒。

转眼间几十年过去，堡子街也变样了，新修了街道，新增了许多乡下人口，也迁走了很多人。不过，现在理发店的师傅不叫袋匠了，改叫美发师。曾经的晏袋匠和周袋匠成了传说，但关于那段剿匪的历史，人们依然津津乐道。

(作者系何其芳研究会副会长)

## 断头山崖邓家岩

□曾庆福

重庆万盛经开区青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南部，很远就能见到一座高高矗立的台地，山势壮丽雄伟，那就是邓家岩。

邓家岩位于金桥镇马头桥村与青山村、三台村交界处，是范家山南边转向处的断头山崖。远望范家山，如雄狮俯卧在青山湖畔，山体南部高昂的“狮头”就是邓家岩。邓家岩西边、南边均是400余米高的悬崖，东边、北边与起伏不大、山头浑圆的群山相连。

邓家岩下有个邓家院子，大多数人家都姓邓。邓姓家谱记载：此地原名宋家岩，清康熙十三年，邓姓人家由湖广入川，定居山下，将屋后大片山崖叫作邓家岩。还有一个传说，以前邓、娄两家为争夺地界打官司，邓家输了，传言“邓家挨了”，谑称“邓家岩”。

从邓家院子后面上山，登上陡峭的石级，那是以前范家山下山的道路，过去有的地方铺有石板，是一条交通要道。沿途路边有许多红豆树，豌豆大小的鲜红果实挂满枝丫。清风拂面，鸟语山林。半山腰有一截路是石壁上开凿的梯步，一尺多宽，笔立着。往邓家岩山头走，一片缓坡上全是黄栀子，树从两米多高。可以想象，春夏开花时节，这片山坡芬芳的花香多么馥郁。在栀子林中穿行，前面突然出现一长段高大的石墙，那就是邓家岩山顶古寨。

古寨是邓家岩重要的景观，因远离主公路而人迹罕至。古寨西边是邓家岩悬崖，我看到的那段陈旧石寨墙是古寨的北边，长约30米、高3米多。从毁坏的缺口处攀上



万盛青山湖国家湿地公园

去，寨内就是整个山顶，比较平坦，呈椭圆形，极像学校的运动场。寨内地势比寨外高，空旷宁静，里面贫瘠的黄色沙壤上也种着栀子树，与寨外一样枝干苍老。寨墙东边100米长的石头已被撬毁，只留下3米多高的土埂。古寨西边，能看到悬崖边有一长排香樟树，枝叶翠绿，树冠相连，如古寨的一道屏障。

据居住在邓家岩的老人介绍，古寨东边中部原有一道寨门，石柱石梁，门洞厚重，20世纪70年代初被毁。古寨

东边那一长排高大的石墙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，要么被人抬去修晒谷房、建猪圈、砌水库堤坝，要么被附近人家拆去修房子、砌堡坎，不规则的石头撬下来滚落在山边，七零八落。雄伟的古寨，如今只剩下约五分之一的残垣，但仍能看出原来的宏大规模。

古寨建于何时？是谁所建？没有留下石刻印迹。居住在附近的老人，有说是宋代的、有说是明代的、也有说是清代的，说法不一，但都同意是用来躲“老二”（土匪）的。那段刀光剑影的遥远历史，只有残墙还在无声地述说。

离古寨北端约20米的山崖上，有一石洞，名为仙女洞。传说，以前谁家办酒席缺少碗筷，事先到洞前烧香默祷需要碗筷的数量，第二天就可使用箩筐去挑回。一条很险的小路通到洞口，洞不大，看起来只有六七米深，很隐蔽。如今“仙女”已去，荒洞被人遗忘。

邓家岩下养生河上有座古老的石桥，叫“一人桥”。当地人说，该桥是清同治年间邓姓出资修建的。当年，邓家的女儿嫁到南川丛林沟，女儿每次回娘家都遇涨水过不了河。于是，邓姓家长便请匠师修建了这座平板石桥。因是独自出资，便名“一人桥”，桥头有几户人家。

青山湖秀丽，邓家岩神奇。如果到了青山湖，如果时间充裕，可去攀登这座地形奇特的大岩，能欣赏到山、寨、塘、院、河的美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万盛经开区教育局)